

欽定四庫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四十五

史部十九

政書類二

漢官舊儀

臣等謹案漢議郎東海衛宏敬仲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見於范書本傳隋唐經籍藝文志漢舊儀四卷宋史藝文志三卷俱著於錄馬端臨經籍考卷目與宋志同而別題作漢官舊儀陳振孫書錄解題遂以其有漢官之目疑非衛宏本書或又以爲胡廣所作後亦佚不復傳世所見者獨前後漢書注及唐宋諸書所引而已今永樂大典所載此本亦題漢官舊儀不著撰人名氏其間述西京舊事典章儀式甚備且與諸書所引漢舊儀之文參校無弗同者自屬衛宏本書其稱漢官舊儀者或後人因其所載官制爲多妄加之耳至漢書注中頗有稱胡廣曰者與漢舊儀互引其文亦絕不相合惟廣傳載廣著詩賦

銘頌及解詁二十二篇而史注所引別有漢官解詁之名蓋即廣所作而舊儀之當出衛宏手益無疑也此本舊時失於讐正首尾序次錯糅文字至脫誤不可乙今據史文覈勘且旁徵舊書參析同異疏於各句下方其原有注者略仿劉昭注續漢志例通爲大書稱本注以別之釐爲上下二卷又前後漢書紀志注及唐宋類書內所引佚文頗多蓋此書遞更顯晦已非完本謹爲蒐擇甄錄別爲補遺一卷附於其後以略還宋志篇目之舊云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大唐開元禮

臣等謹案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中書令蕭嵩等奉勅撰杜佑通典及新舊唐書禮志稱唐初禮司無定制遇有大事輒制一儀臨時專定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巖上疏請刪削禮記舊文益以今事集賢學士張說奏禮記不刊之書難以改易請取貞觀顯慶禮書折衷異同以爲

唐禮乃詔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至蕭嵩爲學士復奏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次成書由是唐之五禮始備即此本也其書卷一至卷二爲序例卷四至七十八爲吉禮卷七十九八十爲賓禮卷八十一至九十爲軍禮九十一至一百三十爲嘉禮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爲凶禮凶禮古居第二而退居第五者用貞觀顯慶舊制也貞元中詔以其書設科取士習者先授太常官以備講討則唐時已列之學官矣新舊唐書禮志皆取材是書而所存僅十之三四杜佑撰通典別載開元禮纂類三十五卷比唐志差詳而節目亦多未備其討論古今斟酌損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終不及原書之賅洽故周必大序稱朝廷有大疑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即是書而可行誠考禮者之圭臬矣新唐書藝文志載修開元禮者尙有張烜陸善經洪孝昌諸人名而通典纂類中所載五嶽四瀆名號及衣服一門間有與此書相牴牾者蓋傳寫異文今不復竄改庶幾不失闕疑之義焉乾隆

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諡法

臣等謹案諡法四卷宋蘇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祕書省校書郎以霸州文安縣主簿修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事迹具宋史本傳自周公諡法以後歷代言諡者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爲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諡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諡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諡三百十一條新改者二十三條新補者十七條別有七去八類於舊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間如堯舜禹湯桀紂乃古帝王之名並非諡號而沿襲前訛概行載入亦不免疎失然較之諸家義例要爲嚴整後鄭樵通志諡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且稱其斷然有所去取善惡有一定之論實前人所不及蓋其斟酌損益審定字義皆確有根據故爲禮家所宗雖其中間收僻字今或不能盡見諸施行而歷代相傳之舊典猶可以備參考焉曾

鞏作洵墓誌載此書作三卷而此本實四卷殆後人所分析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政和五禮新儀

臣等謹案政和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宋徽宗時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
等撰前有徽宗御製序題政和新元三月一日蓋政和改元之年錢曾讀書敏
求記誤以新元爲心元遂以爲不知何解謬也次列局官隨時酌議科條及逐
事御筆指揮商榷損益如凡例然次列御製冠禮蓋當時頒此十卷爲格式故
以冠諸篇首次爲序例二十四卷禮之綱也次爲吉禮一百十一卷次爲賓禮
二十一卷次爲軍禮八卷次爲嘉禮四十二卷升婚儀于冠儀前徽宗所定也
次爲凶禮十四卷惟官民之制特詳焉是書頗爲朱子所不取自中興禮書既
出遂格不行故流傳絕少今本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九十卷第一百八
卷至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皆已佚第七

十五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亦佚其半然北宋一代典章如開寶禮太常因革禮禮閣新儀今俱不傳惟是書僅存亦考掌故所必資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臣等謹案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一卷宋朱子所申定文宣王廟釋奠儀式而後人輯錄以行者也初淳熙中朱子知南康軍以郡縣春秋釋奠禮制苟簡申請檢會政和五禮新儀編次成書頒下四方時尙書省爲奏請施行而其書仍多牴牾不合後朱子守漳州復分條論列申太常寺定議及移知潭州遂以所准尙書禮部符牒學施行黃幹作朱子行狀載其知潭州日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即是事也其書首載淳熙六年禮部指揮一通尙書省指揮一通次紹熙五年牒潭州州學備准指揮一通皆具錄原文次州縣釋奠文宣王儀次禮器十九圖其所行儀節大抵採自杜氏通典及五禮新儀而折衷之

後來二丁行事雖相沿小有損益而所據率本是書洵能斟酌盡善者惟所列兩廡從祀位次至呂祖謙張栻而止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位次之文檢勘宋史禮志載咸淳詔書其先儒名數及東西次序與此書一一脗合其爲後人續編無疑殆亦官府刊行之本故隨時又有所增益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大金集禮

臣等謹案大金集禮四十卷原本無編輯年月姓氏考金世宗時嘗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彙次上之至章宗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修雜錄今其書不傳此書則又在明昌之前惟見于金史張行簡傳而纂輯之詳弗著以其時核之當是大定末年所編次也自尊號冊諡以及祠祀朝會燕饗諸儀節燦然悉備金史諸志全本於此而賴是書補闕者尙多若祭方丘儀是書有前祭二日太尉告廟之儀而金史則未之載又金史云設饌幕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考之此書則陳設饌幕乃有東門西門二處蓋壇上及神州東方

南方之饌陳于東門外西方北方之饌陳于西門外金史獨載設于東門外者于禮爲舛未若此本之完善也惟第十卷載夏日祭方丘儀而圓丘郊天儀獨闕考金自天德以後並祀南北郊大定明昌其制漸備編書者旣載北郊儀注不應反遺南郊當爲脫佚無疑耳又卷十二至十七原本多闕因併爲一卷書之而卷二十六及三十三全文俱佚無可校補今姑仍之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大金德運圖說

臣等謹案大金德運圖說一卷金尙書省會官集議德運所存案牘之文也案金史本紀金初色尙白章宗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運爲土臘月辰詔告中外至宣宗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復議本朝德運是書所載蓋即其事書前爲尙書省判次爲省劄列集議官二十二入其中獨上議狀者六入合具議狀者八入連署者四人其集議有名而無議狀者太子太傅張行簡太子太保富察

烏葉修撰富珠哩阿拉費摩諳達登四人疑原書尙有所脫佚其所議言應爲土德者四人言應爲金德者十四人如諫議大夫張行信力主金德之議而金史行信本傳稱貞祐四年以參議官王澮言當爲火德詔問有司行信謂當定爲土德而斥澮所言爲狂妄其立說先後自相矛盾殊不可解又書中但有諸臣議狀而尙書省臣無所可否考史載興定元年十二月庚辰臘享太廟是終金之世仍從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嘗重改疑是歲即元兵深入宣宗南遷汴梁此議遂罷故尙書省亦未經奏覆也五德之運不見六經惟家語始有之而其書出於王肅僞撰不可據爲典要後代泥於其說多侈陳五行傳序之由而牽合遷就附會支離亦終無一當仰蒙我皇上折衷垂訓斥妄祛疑本宅中圖大之隆規破纖緯休祥之謬論闡發明切立千古不易之定論是編所議識見皆爲偏陋本不足錄然此事史文簡略不能具其始末存此一帙尙可以補掌故之遺並恭錄 聖製弁諸簡首俾天下後世曉然知騶衍以下皆妄生臆解

用以祛曲說之惑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廟學典禮

臣等謹案廟學典禮六卷不著撰人名氏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核其所載始于元太宗丁酉而終于成宗大德間蓋元人所錄也其書雜鈔案牘排綴成編未經文士之修飾故詞多椎樸又原序原目散佚無考亦無從得其門類幸其年月先後皆有可稽尙可排比成帙謹釐析其文勒爲六卷雖繁複之失在所未免而一代廟學之制措置規畫梗概具存頗可與元史相參考如至元六年設舉學校官一條稱儒學提舉司秩從六品而百官志作從五品各路儒學校授秩八品而百官志作九品至元十九年郡縣學院官職員數一條稱總管府設教授二員學錄學正各二員散府設教授二員學錄學正各一員而百官志作總管府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散府上中州教授一員俱不相合蓋宋濂等修史之時據其末年之制而大德以前之舊典則未及詳考也又選舉志

稱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是明言小學書院設于世祖之時而此書載立小學書塾乃在大德四年以成宗時人記成宗時事不應訛異如是或至元時雖有此議實未及施行至成宗乃補定其規制而史未及詳歟元史一書自開局至告成僅閱八月其間潦草闕略不一而足諸志尤不賅備留此一編猶足以見一朝養士之典固考古者所必稽矣其中有當日文書程式後人不能盡解以致傳寫訛脫者並詳核釐正無可考者則闕之人名地名官名譯語對音尤多舛異今皆一一核定俾不失其真以糾向來流傳之誤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明集禮

臣等謹案明集禮五十三卷明徐一夔梁寅劉于周於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瑛曾魯同奉勅撰考明典彙載洪武二年八月詔儒臣修纂禮書三

年九月書成名大明集禮明史藝文志及昭代典則均作五十卷今書乃五十
三卷考明典彙載嘉靖八年禮部尙書李時請刊大明集禮九年六月梓成禮
部言是書舊無善錄故多殘缺臣等以次詮補因爲傳註乞令史臣纂人以成
全書云云則所稱五十卷者或洪武原本而今所存五十三卷乃嘉靖中刊本
取諸臣傳註及所詮補者纂入原書故多三卷耳序爲世宗御製題爲嘉靖九
年六月望日而世宗實錄載九年六月庚午刻大明集禮成上親製序文是月
己未朔則庚午乃十二日與實錄小有異同疑十二日進書望日製序記載者
併書於進書日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明臣諡考

臣等謹案明臣諡考二卷明鮑應鰲撰應鰲字山父歙縣人萬歷乙未進士官
至禮部祠祭司郎中是書載明代文武諸臣贈諡與 欽定明史各傳俱相符
合首載各諡釋義爲當時禮官體例而所列諸諡如某人諡某字皆分註當日

定諡取義之文於下使觀者具知所以然較他家所記較有根據其前代諸臣如謝枋得之諡文節紀信文天祥之諡忠烈鄧文進之諡忠襄蘇緘之諡忠壯史或不載世所罕知亦頗賴此書以存卷末附萬歷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擬諡者二十九人又三十八年至四十年擬諡者四人皆二諡並列蓋神宗荒怠奏章率不批答莫知進止故兩存也最後列考誤一篇凡五十七人皆據官冊以正野史文集之訛其中多有無諡而冒稱諡某者亦有字相同異美惡頓殊者或詭詞假借或傳寫舛謬外人無從而知非應鰲身爲禮官親檢故籍不能一一釐正其于一代易名之典可云精核矣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類宮禮樂疏

臣等謹案類宮禮樂疏十卷明李之藻撰之藻字振之仁和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工部都水郎中是編首列類宮祀典次列儀注次列名物器數共成八卷第九卷爲啟聖祠及名宦鄉賢祠附以鄉飲酒禮第十卷附以鄉射禮其中如

釋奠儀之散齋演樂滌牲諸禮及時祭儀注皆明會典及南雍志諸書所未載
又迎神樂章謂明制本宋舊一成三成相沿不易其樂章諸譜配以六律者唯
填工尺一字頗能得其源流蓋樂律自宋仁宗時始省去坐立二部及堂上堂
下之分南宋諸儒又以舊樂加平減之制無高上高尺之律于是所用者惟中
和韶樂明代實沿其制之藻所譜又註明時俗之一凡清凡諸調與舊調相合
者分毫不爽又于琴瑟操縵之法別成一譜其琴不越松風閣之舊規以數音
譜出一字少用鉤剔蓋欲近于和緩以和韶樂瑟譜則以六律爲主行遲其聲
以應節又與元熊朋來瑟譜之一聲一字者迥殊蓋律歷皆根于數之藻爛于
算法世所行天學初函即其所刻故因數制律足自爲一家之學其末卷載鄉
飲酒禮兼及鄉射禮者明初之制猶行射禮于類宮迨其中葉此禮遂廢故明
會典及南雍志諸書載之不詳之藻稽古證今考辨頗爲賅悉惟褒崇一門僅
採史傳不及馬端臨學校考之備又儀器圖內犧尊諸制旣不本於三禮圖不

以考古博古諸圖證其異同僅以時俗陳設者爲準未免稍略然禮以時王所制爲定是亦自有其義焉未可盡非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明諡紀彙編

臣等謹案明諡紀彙編二十五卷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憲蒲田人官太僕寺寺丞茲編輯有明一代諡法最爲詳備首曰功令凡子目二曰會典事例曰近日事例次曰諡法無子目次曰尊諡凡子目九曰帝后曰皇妃諡六字曰皇妃諡四字曰皇妃諡二字曰東宮曰公主曰親王曰郡王曰王妃次曰臣諡凡子目九曰文臣曰武臣曰異流曰夫人淑人曰追贈前朝臣曰外夷曰近題准諡諸文臣曰議論曰考誤其近題准諡一條即當代文臣未經散入各類者明至神宗百務廢弛其事在萬歷三十七年尤荒昏之末造故已允禮臣之請准給以諡及擬諡已上而沈閣不報者凡二十九人不予不奪莫知所從故附存名姓別爲一門也其議論一門則採擇明人諸說如李東陽以有黨諡文正彭韶

以孤立諡惠安之類持論頗正其考誤一門以閣籍正野史異同尤爲可據亦
考典故者所宜資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明宮史

臣等謹案明宮史五卷舊本題蘆城赤隱呂毖校次毖始末未詳考明末有呂
毖字貞九吳縣人嘗撰事原初略三十四卷序題崇禎甲申姓名時代皆相合
疑即其人然草茅之士何由得詳記禁庭事殆不可解毋乃奄人知文義者所
私記毖依附其門爲之編錄故不稱撰述而稱校次歟其書敘述當時宮殿樓
臺服食宴樂及宮闈諸雜事大抵冗碎猥鄙不足據爲典要至於內監職掌條
內稱司禮監掌印秉筆秩尊視元輔權重視總憲云云尤爲悖妄蓋歷代奄寺
之權惟明爲最重歷代奄寺之禍亦惟明爲最深二百餘年之中盜持魁柄濁
亂朝綱卒至於宗社邱墟生靈塗炭實爲漢唐宋元所未有迨其末造久假不
歸視威福自專如其固有遂肆無忌憚筆之於書故述其致亡之道雖亦多端